

近代名医精华

《伤寒辨要》笺记

——程门雪先生遗稿之一

何时希 整理

编者按：祖国医学源远流长，其高深的理论、独特的诊疗方法，不仅载入了卷帙浩瀚的典籍之中，而且散佚于民间。近代涌现的诸名家，是那个时代高水平的代表，他们的遗著集中地反映了自己的学术风貌，是当前临床、教学、科研值得借鉴的宝贵资料。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学习的需要，促进中医学术的进一步繁荣，本刊广征博采，汇集了各地近代中医名家生前的部分主要著作，大多是从未公开发表者，自本期起，特辟《近代名医精华》专栏，分期披露，以飨读者。

近期内我们将陆续介绍程门雪、秦伯未、章次公、徐小圃、黄文东、任应秋等近代名家之遗墨。诸家之作，精采纷呈。即以程门雪先生而言，批注日本关于《伤寒论》的著作三种，颇多独到的见解；妇科专著五篇，议论恢宏；而其与黄文东、夏仲芳、陆瘦燕、张镜人诸先生会诊夏理彬严重中风案（计九诊），记载翔实，议论精深，立法用药，妙义迭出，足资研索。本期首先发表程门雪先生对《伤寒辨要》的读医笺记，凡程先生的批注，均冠以“雪按”二字。

竭诚欢迎全国各地近代诸名家的门人及后人为本栏供稿，并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。

此著（作者：信浓 浅田惟常），余阅之，其议论尚中正，有可取。又分门类亦简括，故依其目而节录可取者，舍其不合者。附载臆意于后，以为他日之用焉。庚辰四月门雪录记

辨六经

仲师举伤寒而括阴阳，建六经而标病位，其论至简至易，实为前古不刊之训矣。

徐洄溪曰：欲读《伤寒论》，必先识六经之本证，然后论中所言源流变态、形证色脉、合并疑似、用药加减异同之故，可以晓然，不致眩惑贻误矣。

物茂仰曰：三阳三阴阳明厥阴之说，与《易》之老阳老阴有别，盖医家一家言也。

贺屋恭曰：史迁所记，既有六经之目，而与本书所设三阴三阳自别。所谓三阴三阳，因

非经名也。《扁仓传》好言藏府，而是书不言之，其立论之意，大有径庭也。太阳少阳太阴少阴之言，始见于《子华子》、《易言》四象，而不分太少阴阳。三阴三阳，他书无所见，是必医家之所立，设以辨病体者也。

藤本廉曰：三阴三阳之目，何为而设，凡疾病有六等之差，而地位脉证不相同也。

吉益猷曰：三阴三阳皆因形状所名之病名，而非六经之谓也，故终篇称某病，而无称某经者，可以知矣。

雉间焕曰：抑古人言称六经，动及阴阳，其志盖始于取譬，则区别其证之目耳。

浅野徽曰：伤寒所称三阴三阳者，即仲景所以标病位而分阴阳，故亦单称为六部也。后人以为经络，其意不通。朱肱、王好古、陶华辈凿

凿费解,多见其违道矣。夫以六经为经络,则《素问》之义,与标病位而分阴阳者,因别也。

雪按:钱田栗园翁曰:三阴三阳,诸家皆主经络藏府,而各有异同,毕竟穿凿拘泥,无效实用,上所录者,即其所著六经考中征引东国诸家所论也。大旨都谓六经是借标病位,不作藏府经络解。复有中西唯忠、山田正珍二家,意亦差同,其说已另录,兹不赘。其大旨均谓《伤寒》六经与《素问》不同,《素问》是言经络,《伤寒》不本《素问》,但假此以分表里之部位,配脉证以为之统名也。山田又曰:以六经立名,犹数家者流,以甲乙为记号耳。东国诸家所言如此,几若一说,余意不然。六经病证表现与《素问》所言藏府经络主病,合者十九,偶有一二未合耳,谓不必拘于藏府经络之说则尚可,谓必尽指藏府经络之说,则矫枉过正矣。余以为言六经诸家说中,祇程应旆《后条辨》赞余数语为最合,最得真理,盖学识经验并到之警语也。其言曰:“《素问》六经,是一病共具之六经,(谓一病传移于六经时,所各具之状态也。)仲景之六经,是异病分布之六经,(谓六经各自为病也。)”《素问》是因热病而原及六经,仲景是设六经以尽赅众病。”数语字字金玉,为诸家所远不及,明乎此,则《素问》与《伤寒》之同异处,《素问·热论》所言六经病证,与伤寒同者甚多也。)可以了然无碍,一以贯之矣。

辨太阳病

邪盛于表,谓之太阳,盖邪初犯表,正气不畅,屈而为恶寒,激而为发热,使血脉动惕逆行,是以显脉浮、头痛、项强、恶寒、发热等证也。此病大端有二:

一则其人腠理开疏,邪不内迫,徒泛漫肌肉,故脉浮缓汗出,是如中风,对伤寒紧缩之邪而称,其轻者尔。

一则腠理紧闭,邪气怫郁,遂迫骨节,故脉浮紧、无汗、骨节烦疼,是为伤寒对中风散漫之邪而称,其重者尔。此即表病之大纲,而桂枝、麻黄之分也。

雪按:以下遍记太阳篇诸条方治,文多不录,以无精采处也。

雪又按:太阳正病是大青龙汤,人所未晓。以桂枝麻黄证用之,当可以一二剂解,未有变化续起也。大青龙则有麻黄之外证,而内见烦躁,即原文所谓“脉静者不传,颇欲吐,烦躁脉数急,为传也”之传证是已。一起即有传证,知其来势鸱张,方兴未艾,太阳之大小青龙,与少阳之大小柴胡,阳明之大小承气,同为三阳大邪小邪,正病副候之主要方治。人能知此意,则于原文所载,朗若观星,明如印月矣。

辨阳明病

阳明病(外之身热、恶热、潮热,内之腹满、谵语、燥屎),所谓胃家实是也。

胃热散漫,米结实,脉洪大浮滑,腹满身重,谵语遗尿,为白虎汤。口干舌燥者,为白虎加人参汤。

胃热结实者三治:

一、胃气不和,恶热心烦,为结实,调胃承气汤。

二、脉滑而疾,谵语发潮热,大便坚,腹大满不通者,小承气汤。(第二条原有未至燥屎四字,不妥,故去之。)

三、脉已实大迟,燥屎转结,手足濇然汗出,身重短气,腹满而喘,谵语如见鬼状者,为大承气汤。

若不识人,循衣摸床,惕而不安,微喘直视,为胃实之热。其脉弦者,精气尚存,宜下之;若脉微濡,为精气萎缩不振之候,难治。

此皆太阳少阳之邪渐陷于胃者,其证属缓下之治。

雪按:大承气以下重证,当移于下面正病自发之中为当。

若目中不了了,睛不和,或汗多,或腹满痛者,剧热迅传,势近危急,与少阴大承气证,同属急下之例。

雪按:上大承气证下,腹满而喘,谵语如见鬼状,循衣摸床云云,均当移在此下。

此阳明之正治也。(雪按:此则正阳明病自发重证,与移传燥屎缓下之候大殊,此见与余暗合,故详录之。)

雪按:至太阳表证未解之桂枝、麻黄汤,

胸胁满而呕之小柴胡汤，是太阳阳明并病、少阳阳明并病，先治太少之例也。梔子豉为阳明初治，介于表里之间；猪苓汤非阳明正文，实引证之例，浅田翁谓是阳明之旁证，未尽合也。惟热入血室、热结膀胱、瘀热发黄诸证，乃真阳明旁证耳。至外导诸方，当列之过汗移传燥实之下，盖即缓下之至轻者也。又阳明胃寒诸条，是另言引证，以别于胃家实之阳明病也。此阳明二字，但指胃府解，与指胃家实热之阳明病大相悬殊，勿拘泥为一解也。

纪晓岚曰：乾隆癸丑间，京中疫，以景岳法治，十死八九；以又可法治，亦不甚验。桐城一医以重剂石膏治冯星寔之姬人呼吸将绝，应手辄痊，有一剂用至八两，一人服至四斤者。踵其法者，活人无算。考喜用石膏，重过于明缪仲淳，本非中道。王懋竑《白田集》有石膏论，力辨其非，不知何以取效如此，此亦五运六气适值是年，未可执为通例也。赵紫村治袁仓山阳明经暑症，以石膏西瓜，见效亦同。

辨少阳病

热稍去表，而不专里，邪屯巡表里之间，邪气不借物而结，但与正气更互分争，留于胸胁而上薰，为少阳病。唯小柴胡一方正为的对。故以往来寒热，胸胁苦满，默默不欲食，心烦喜呕为本。以口苦咽干目眩为标。其来路必经太阳，（为柴胡加桂枝汤，柴桂干姜汤之法所出也。）其去路多归阳明，（大柴胡汤、柴胡加芒硝汤之法所由出也。）其服柴胡已渴者为属阳明，无大热而烦躁者，为陷阴位也。

刘茵庭曰：吴又可主疫邪自口鼻入，盖膜原实少阳之部，而达原、三消有地方之宜，或验于今。然审其主证，犹不能出大小柴胡之例也。想当其时邪势暴厉，遽犯半表里，遂立此说耳。董氏《南塘感证》引《伤寒心法》称：见今世甚少太阳症，其书适与吴氏时世相近，可以证矣。世有墨守吴氏法，忌用麻桂，视柴胡为余热之治者，故附识于兹。

雪按：小柴治余热甚佳，大柴则不尔，人未辨别耳，大柴实少阳主方也。

《苏沈良方》：小柴胡加减条云：元祐二年

时行，无少长皆咳，服此（去参、大枣、生姜、加五味子、干姜者）皆愈。当时上壅痰实，只依本方，食后卧时服，甚妙。赤白痢尤效，痢药中无如此妙者，盖痢多因伏暑，此药极解暑毒也。

雪按：治咳治痢有效，可信，记以备对症之用，唯谓此药极解暑毒，恐未必然耳。

辨太阴病

感寒邪从里化，胃气屈弱，（雪按：是脾寒证也）腹满而吐，食不下，腹痛自利，故理中、四逆温其藏，为的治矣。（雪按：原文明言藏有寒，藏者脾藏，证治俱符。乃东医诸公欲避去藏府经络不言，遂硬指为胃寒，谓藏即指胃也。如直宽士栗《六经析义》即云尔，实亦太过。三阴指藏，三阳指府，斑斑可考，证治都合，何必硬避不言耶。谓不必拘拘于藏府经络之说可也，必谓不关藏府经络，则大谬矣。）《三因方》、《活人书》皆疗本病用理中丸及汤，（《阴证略例》亦然）为能得经旨矣。《金鉴》以厚朴生姜半夏人参为本篇治法，此大邪已去，只剩腹满一证者，与本篇胃寒腹满迥异也。（雪按：《金鉴》说不诬，确是太阴病也，祇稍轻耳。大邪虽去，病位不易，安可谓其非太阴耶，此段盖全本之《六经析义》者引其文也。）至阳明中寒诸证，皆转系太阴，可见太阴阳明，殆同其局，（雪按：脾胃同官，本极有系属者。）而虚实一转，互相变也。

按本篇曰：下之必胸下结硬，朱肱曰：近人多不识阴证，但见胸膈不快，便投食药，非其治也。大抵阴证由冷物伤脾胃，阴经受之，主胸填满，面唇皆无色泽，手足冷，少情绪，脉沉细。投快利药，胸膈愈不快，或吐而利，一二日遂致不救，盖不知寒中太阴也。近世此证颇多，余与增损理中丸，救活甚多，因拈古人治验于左。

《外台》崔氏曰：时行四五日，大下后，或不下，皆患心下结满，两胁痞窒，胸中气急，厥逆欲绝，心胸高起，手不可近，不过二三日便死。用泻心、大小陷胸，并不得疗，此下后虚逆，气已不理，毒复上攻，毒气相搏，结于胸中，纵不下者毒已入胃，胃中不通，复搏于

气，故致此病。当先理其气，次下诸疾，与增损理中丸。又曰：用此效的神速，下咽则折，不过六七丸，胸中豁然矣，药之速无如此者。然渴者当加括萎，下利者当加牡蛎，不渴不下则除之，于时枳实乃为之贵，疗气理结，重过理中丸。然干姜性热，故减其分，茯苓通津，括萎除渴，牡蛎止利，谨审其宜，无不得矣。（以下验案数则，不录）此行功自叙也。余以此丸与枳术汤兼服，理无不验，可以征焉。（雪按：理中治痞，盖本之论中桂枝加人参汤而加减者，加括萎牡蛎法，亦出小柴方后加减例中，盖仍由《伤寒论》中悟出者焉。百变不离其中，此仲师所以复绝千古也欤。）

辨少阴病

雪按：浅田宗伯少阴门无精义，惟附录尚可取耳。药就所记，参诸家而详为分析之。少阴以但欲寐，恶寒自利，脉细沉为候。

一、本经自感表邪，但素阳虚，别无里证者。

麻黄附子细辛、甘草汤（编者注：指麻黄附子甘草汤）微发汗，温经散邪，治反发热，脉沉无里证者，此是少阴经邪自病。诸家解太阳之表，少阴之里两感者，非也。

雪按，反发热虽本虚寒，尚有抵抗力也，否则但寒不热矣。

二、深一层，无发热背恶寒，或身体骨节痛，手足寒者，附子汤温阳逐寒。加腹痛下利等里证者，真武汤温阳化水。

三、更进一层，虚寒下利甚，手足厥逆，呕烦，里寒外热，热假寒真者，分二等：一、脉不出，或厥逆无脉；一、脉微欲绝。山田正珍分二法甚佳，今从之：

白通汤、白通加猪胆汁汤：治寒盛遏阳，厥逆无脉，脉伏不出，自利烦躁等证，是寒闭也。

四逆汤、通脉四逆汤：治虚寒之甚，脉微欲绝，手足厥逆，反不恶寒，下利清谷，里寒外热等证，是虚寒也。

又附二法：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：治闭脱相兼，症势更重者。

吴茱萸汤：治吐利，烦躁欲死，厥冷，厥少相兼者也。

雪按：吴茱萸重在吐而烦躁欲死，是厥少二阴病也。四逆重在利而厥冷，是少阴病也。一重吐，一重利，为同中之别，此表里纯阴，少阴虚寒治法也。

至少阴热证三条，最重者一，缓证二，兹列于下：

一、大承气汤：治少阴伏气温毒症，自利清水，色纯青，心下必痛，此少阴伏热，急下存阴之治也。浅田以为阴寒化热，非也。

二、黄连阿胶汤：治心中烦不得卧，是少阴心阴不足，心阳有余之病，多在大病之后。正珍引《外台》治大病差后之文，以证原文二三日以上之误，大有功于本证。盖人皆疑此方此证非二三日所应有，而惜无以证之，得正珍说，乃豁然矣。

三、猪苓汤：治心烦不得眠，咳而呕渴下利，下焦水热相并者。

雪按：黄连阿胶汤育阴清热，猪苓汤育阴利水，治心烦不得眠同，而兼证相异者也。又少阴本但欲寐为主证，此即心烦不得眠为要点，是正相对举，可资研究者也。此二条皆缓证，与虚寒实热急证重证，远相异也。至四逆散是厥阴少阳相错之治，谓少阴病极不合，其冒首三字，必误不疑。又若桃花汤虽唯忠发明是真武汤证服后不效，继见便脓血者之治方。以日数见证等为言，似甚有理，然终觉牵合，不似仲师原法之率真简白，余谓桃花汤之治虚寒下利便脓血，与白头翁之治热利下重口渴，赤石脂禹余粮汤之治下焦滑脱下利，原不必限定厥阴少阴证也。一是肠寒，一是肠热，一是肠滑不收，同为下利对证治疗之妙法。所云伤寒转杂病坏症者是也。必斤斤于厥阴少阴云云，反失活用方之妙矣。其他咽痛咽疮诸方，不过少阴治标之药耳，浅田言是。正珍谓是叔和掺入，原非属少阴原文，尤爽绝也。瓜蒂散以证相似对示之条，原非本门所有，更不论焉。少阴厥阴门中，因类证辨异之故，所收非本门应有条甚多，后人每作本门病解之，大误也。至本门应有之文，又多散见太阳三篇之内，须意会收辑之，以便归纳而分析焉。

荻野元凯曰：天明间，温疫流行，其证似胃实，而微见阴状，殆与岭南瘴疟类，医用大黄则死，用附子则生。尔后年年所行疫证颇同，多用附子以免危，其以大黄治者十不过二三也。

梯谦曰：天保间，凡疫汛滥，阖门伏枕，大率上盈下虚，及少阴证。当时遵用古方者，专为汗下，或主吴氏《疫论》，荐投驶药，而不顾正气之亏，故服大黄死者十居其九，服附子死者百中一二耳。

辨厥阴病

盖厥阴者，三阴之极，无有所传，然物极则必变，于是有阴变阳，寒化热之证。（物极必变，阴变阳，寒化热三语，厥阴主旨。）

雪按：由少阴而厥阴，其极而不变化者，则诚如山田正珍所云：厥阴为至深至急之候，其文虽缺，以意推之，四肢厥逆，烦躁吐利，脉微欲绝等等，固不谰言，当较少阴症为更深急焉。然如篇中所载吴茱萸汤条，四逆汤条，通脉四逆汤条均为少阴篇所固有之证。浅田所谓“治法与少阴极地者无异”是也，然则何必于少阴之外另立厥阴一门哉。知其所重不独在此，而另注目于阴变阳、寒化热之证，此证则厥阴所独。如《素问·热论》：六日厥阴之后渐有来复之机者，则物极必变之理。而厥阴篇中热厥互见诸条所渊源者也。

又按：先热者后必厥，先厥者后必热，热五日厥亦五日，若厥日少，热日多，为欲愈，则热不退纯从热化，或咽痛，或便脓血，必居其一，此余热蕴留之所致也。若热日少，厥日多，则于病为进，为阳气衰少而有偏，成少阴虚寒厥逆之证之倾向矣。故吾谓厥阴之厥，倘不热而从寒化，则是少阴；倘热胜而从热化，则有向愈之机，转向少阳之机会，原文所谓“厥而发热，下利必自止”，正是阳回胜阴之表示也。山田但知厥阴至深至急一面，而不知另一面实有阴尽阳生之机，故谓厥阴之要文已止，浅田宗伯则知之而未能畅其旨，所论如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之于吐下，是化热未离于虚寒者也，白头翁汤之于下利渴欲饮水，则已专于热者也，二条尚是厥阴正证。至如小柴胡汤条

是呕吐之比较证，栀子豉汤条是烦躁之比较证，小承气是下利之比较证，白虎之热厥条，瓜蒂之寒实厥条，茯苓甘草之心下有水悸厥条，均是因厥一证引为较比者，种种均与厥阴无关，不过以其证相近，列于一处，以资辨别耳。此或后人所排者，非一定原次也。乃浅田均以为寒化热之治法及旁证，岂非大误耶，吾故谓其虽知而未能畅其旨也。

又按：厥阴消渴，气上撞心一条，直宽士栗以为上热下寒，极合。正珍谓叔和所撰者，非也。乌梅丸主之，厥阴正证也，烦躁有时得食呕吐，吐蛔而厥之蛔厥，亦厥阴正证，乌梅丸所主同也。若藏寒藏厥，脉微肤冷，躁无暂安时者，浅田谓治与少阴无异，则当用四逆白通辈矣。吾谓从躁无暂安时着想，从厥阴藏寒论治，则干呕吐涎沫之吴茱萸汤，大可借用。且少阴病之吐利烦躁欲死者，亦借用此方，则本门之躁无暂安者，不更合耶，当以兼证旁参之。

三阴皆元气不足，肠胃虚乏，邪气直入，攻夺真元者，故见自利厥逆，脉沉细，呕啰振寒等证，治宜理中、四逆、吴茱萸、白通等，譬飞骑突入重围，使既散之阳复合，以胜阴复阳者也。

雪按：此但就三阴虚寒一面泛而论之，大概虽尔，非精细辨认也。

中川故曰：凡每岁自春末至秋初，少阳状者多，此为常。然厥阴状者亦间杂其中，治深以浅，祸不旋踵。又曰：余幼时太阴状者流行，名护屋玄医之徒能治之，大有声誉。其后少阴状者大行，当时余既过冠，故亲疗之。（雪按：此日殆亦少阴状者大行其道之时也，否则，何以人人挂附，乃不受害耶。附记一笑。）然此二者世未有载之书者，故当今虽多有厥阴状者，漫然疗之，无得其治法者也。

雪按：此说颇新奇，殆即陆九芝所云大司天运气所系之故欤。医家每云见证治证最妙，于此运会推移之说，十九不然，然观今日沪医家之大用桂附，亦殊有效，则此说不为无理，故录以备考。且此以六经治法分属之，似更明白了当。易于仿学者焉。（待续）